

凡人小记

快乐是一种能力

□ 王子华

灵娃满月时，他爹把他抱到学校，在一年级教室后面坐了坐，听老师讲了一会儿课，还特意给他起了这个大名。可惜灵娃上学一点也不灵，每次考试都垫底。那时考试还出榜，贴在校门旁边的土墙上，村里人谁都能看见。他爹苦笑着说：唉，要不是俺灵娃老托着这榜，榜都掉下来了！他爹一直后悔，抱灵娃进教室时，应该等醒着的时候，而不是睡得正香时。

灵娃小学三年级再一次留级时，成了我的同学。他坐在最后一排，个子明显高出一截。上课从不捣乱，身板直直的，不大的眼睛努力睁着，盯着老师都不好意思看他。有一次，老师吓唬几个皮学生，说背不会书中午不准回家吃饭。那几个皮孩子，一看老师回家了，也顿作鸟兽散，舞着书包就跑了。

中午我来得早，听见谁还在教室里磕磕巴巴地背书。一看，是灵娃。一会儿，灵娃妈探头进教室，叫着灵娃，咋还不回去吃饭？他说老师让背会书再回。他妈说，老师是吓你呢，不是真不叫你回家！叫他不动，只好来拖他，他抱着课桌腿说啥也不出教室。这个死心眼！她妈只好回家给他送来了馍。

有时，老师罚背不会书的扫地，别人窜了，他就一个

人不吭声把地扫完。

灵娃真不是读书的料。上个小学把初中的三年也用完 了。他爹托人在镇上一家烩面馆给他找了个活儿。烩面馆的活儿不像背书那么难，灵娃干得挺起劲。打杂一段时间，师傅就叫他揉面。烩面馆里有两个学徒，人家揉面比他快，坐在板凳上笑他：“你少揉一会，多醒一会，是一样的！”灵娃笑笑，依旧按师傅要求的时间揉啊揉，鼻子上沁着汗。

一天午后，有个姑娘来吃面，灵娃告诉人家，现在面没有醒好，你去别家看看，或者你等一会儿。姑娘有点吃惊，眼扑闪了一下，就坐下等。灵娃舀来一碗面汤：你先暖暖胃。吃过饭，姑娘给他一个笑脸。后来，那姑娘就常来吃面。吃着吃着，就成了灵娃的媳妇。灵娃妈喜得合不拢嘴，她对邻居说：唉，我一直担心俺灵娃寻不下媳妇哩！

夫妻俩去邻镇上开了一家小面馆。那儿铁箱厂多，工人多。灵娃操案，灵娃媳妇端饭拾碗收钱，来吃饭的人排队。

别人来取经，灵娃说，我哪有什么经啊。面揉好醒好，来吃饭的都是出力人，碗大点，多扯一块面。面汤又

不值钱，随便喝。总得叫人吃饱吃好呀。

媳妇看灵娃每天起早贪黑那么辛苦，挣了一些钱后就和灵娃商量，咱也做热菜，兼卖烟酒。灵娃说，隔行如隔山。我知道自己几斤几两，能把烩面做好，我就知足了。

村里种出来的麦子，卖给收麦的老便宜。灵娃爹就把自家的几千斤麦子慢慢磨成面，给他送过来做烩面。别人一吃，都说，香，筋，滑！于是，街上卖馍的，轧面条的，都托灵娃买面。灵娃就找爹去村中牵线。结果，大家的麦子都卖了稍高的价钱，村中的磨坊天天隆隆地响。邻居见灵娃多，老远跟他打招呼：“灵娃真不简单啊，你给孩子起这名字好啊。”他爹弯了一辈子的腰挺直了，脸上的笑纹一直漾到耳朵后。

看灵娃爹走远了，邻居感叹：笨人也有笨福呢，一只鸡带两个爪儿，老天爷饿不死瞎家雀。也有人说，人还是笨些好，你老精，偷奸耍滑，好占便宜不吃亏，谁光跟你打交道？

灵娃挣了多少钱，没有人说得清。反正早就盖了两层楼房，买了车。最近又把小面馆装修一新，请高人起了一个名字：“笨面”。灵娃给我打电话，叫我给他编一副对联。我想了想，说，“实心实意实诚店，笨麦笨碗笨工夫”吧。他在电话那头笑：“中，中！老同学，有时间来吃面啊。”



闲情偶寄

游五龙峡记

□ 陈俊峰

周末，天气晴好，与朋友约寇店五龙峡游玩。驱车数十里，慕名而去。初，大道通衢，绿树红花后移。后，小道蜿蜒，数次折返，叩问乡亲，遂抵。停车溪边，同人。

乃见树影婆娑，人影在地，鸟鸣于林，叮咚于溪。桃之灼灼，胭脂零落，清香四溢，嚶嚶嗡嗡，花绕蝶蜂，驻足留影。缘溪行，得一粼粼水浦，色若瀚海，溶溶泄泄，欲皱还休。桃红浸水，梨白映绿，绿柳堆烟，水草与树影相戏，难分水岸。掬一水洗尘，倍感清爽。欲驾一叶扁舟，一棹波心，斗酒诗篇，激扬唱晚，酣畅无限。忽鸟如飞石，鸣叫，如从天

抛，歌罢飞云碧霄。游者叹曰：烦恼皆自寻，春色正好，一切可消。

盘旋而上，径渐窄小，才通足，荆棘挂衣，探索前行。衰草扑地如梳，新芽萌发如洗，野花席地如缀，乃冬春之交际。行至开阔处，遥望对岸黛崖如屏，花开绝壁。仰见山峦起伏，远接天际。嫩绿层层，翠帐点红。上有鸟鸣山涧如脆笛，下有泉鸣深谷如洞箫，一高一低，旋律曼妙。风吹汗落，微冷，以其境过清，怕走兽出没，恐惊五龙腾空，不如归去，却道流连无归意，如恋娇妻。同游者一人，购一蜂蜜，同归。

万安山行

□ 徐晓娟

东风归去来，春山笑新妆。
登阜薄暮望，流岚惠风畅。
树树染碧色，山山沐斜阳。
绿芽洒疏林，青草漫平冈。
蛱蝶深深见，山蹊菜花黄。
花间炊嫩蕊，陌上破寒桑。
灵台觅仙踪，玉虚观大象。
春草生蕨蕨，石径满幽香。
松岭问道处，修心空四方。

亭榭清流远，丝竹绕画窗。
古栈折峰回，揽胜南山长。
伏虎忠勇毅，射鹿孝名扬。
兴来无远近，随花曲流觞。
石林遥怀古，坐看远山苍。
山中不知岁，皎月华灯上。
花林倚走月，芳树透流光。
掬水弄花影，行远复相望。
风随吾归去，犹闻笑语响。

人民音乐家张鲁

□ 杨群灿

造就经典

为排好这部新式歌剧，在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周扬的指导下，鲁艺专门成立了创作班子，几乎汇聚了延安文艺界大部精英，由鲁艺戏剧系主任张庚总负责。剧组采取流水作业方式，编创贺敬之写完一场，交给马可、张鲁、瞿维等人谱曲，由张庚、导演王滨审定，丁毅刻写蜡纸印出，再由导演和演员试排，每幕完成后总排，请鲁艺师生、干部群众以及桥儿沟老乡观看并评论，整个过程就是边写作、边排演、边修改。

作为曲谱的主创者之一，张鲁并没有系统地学习过作曲理论，更没有创作大型歌剧的经验，于是他把目光投向了其所熟悉并酷爱的民间音乐，从那些千百年来口头相传于百姓中的民间艺术里汲取智慧和营养。那段时间，张鲁废寝忘食，写了改，改了写，但总不能令人满意。一天晚上，张鲁照依坐在窑洞里那张摇摇欲坠的桌子前陷入了沉思。他思索着张庚一再强调要关注人物的命运，开场曲《北风吹》一定要让观众一听就喜欢。按照剧本的描述，喜儿出场时是个清纯美丽、活泼可爱的农家少女，自幼丧母，与父亲相依为命，多像河北民歌里的“小白菜”呀——他心里猛地一动，又想起了贺敬之曾建议过，喜儿的唱段可以考虑用民歌《小白菜》作基调。他顺着这个思路，在经过了一遍又一遍的自我否定之后，终于揣摩到了喜儿在大雪纷飞的除夕之夜等待爹爹回家时那种又急又喜的感觉，一串串音符像一股山泉般自脑海中奔涌而出，可不巧的是灯油没了。张鲁明白，创作灵感稍纵即逝，他急切地敲开同学孟于的窑门借灯油，孟于让他就在这儿写，自己出去捡煤核，几分钟之后，等孟于回到窑

洞，《北风吹》已经写好了，两人当即就试唱起来。不久，当王昆站在张庚的窑洞办公室唱完一遍《北风吹》后，张庚激动地拍案而起：“好，就是它了！”《北风吹》遂成经典。

搞定了开场曲，后面的创作就比较顺手了，《扎红头绳》《哭爹》《刀杀我，斧砍我》《我要活》（与马可合作）、《花天酒地辞旧岁》等一幕幕曲谱在张鲁的笔下倾泻而出。

张鲁还是王昆的识才伯乐。当时原定演喜儿的林白怀孕了，突如其来的喜事让剧组慌了阵脚。有一天，张鲁被一阵女声《信天游》所吸引，其音色甜美嘹亮，音律宽准，循声望去，是个瘦骨伶仃、扎着两个丫丫辘的农村女孩，非常活泼，不是唱歌便是扭秧歌。张鲁心里一动，让这个女孩演白毛女倒是挺合适呢。私下打听，得知这个名叫王昆的女孩不久前刚从晋察冀来到延安。接下来，桥儿沟的山坡上、筱麦地里、小河边头，张鲁影子一般跟了王昆好几天，听她唱、看她扭——于是，王昆成了《白毛女》中的第一个喜儿。

成就卓著

张鲁于民国六年（1917年）12月出生于河洛道洛阳县东南路李村乡谭翟村，在家乡读完小学后，到太原读中学，高中肄业回乡到李村中心国民小学校（沿革为李村一中）教了几年书。在进步教师的影响下，1938年奔赴延安，先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9年3月入党，不久进鲁艺实验剧团当演员和合唱队员，1940年担任过洗星海的书

主任，1958年任中央歌舞团团长，1962年任黑龙江省歌舞团团长，80年代任中国音协常务理事、黑龙江省音协主席。

张鲁在历史巨变的进程中，经过延安这座革命大熔炉的锻造，由一个少年乐迷成长为卓有成就的音乐家，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1942年，张鲁以《推小车》《有吃有穿》等歌曲显示出作曲才能，他本人是男高音，自己还唱过这些歌，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有吃有穿》以富于特色、新鲜活泼的曲调，乐观主义、诙谐风趣的特征，赢得了边区广大军民的喜悦，成为反映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的优秀歌曲之一。50年代中期，周总理曾问过：“延安时有个张鲁，唱得不错，现在怎么听不到他唱啦？”同年又与安波、马可等共同创作联唱《七月里在边区》；1943年，与马可等合作写了大型秧歌剧《血泪仇》（周子山）的音乐；1949年北平解放之后写了贺敬之作词的《平汉路小唱》曲谱，其神有韵，其韵有神，令人不忘；抗美援朝之始，写了《王大妈要和平》，塑造了一位为和平而斗争的中国妇女的光辉形象，还有《慰问志愿军小唱》等，成为说唱歌曲又一突出成果。尤其歌剧《白毛女》喜儿的主要唱段，从中可以领略到河北梆子、秦腔、眉户、豫剧等地方戏曲中高亢激越的散板、剁板唱腔的风骨，还可以感受到地方说唱音乐中说白相间式唱曲、朗诵调的独特韵味——这些民族民间音乐的元素已经化作了张鲁自己的音乐语言，融入了作曲家自己的个性。

张鲁一生创作了1700多首歌曲及18部歌剧、歌舞剧、电影歌曲。2002年5月，张鲁获第二届中国音乐“金钟奖”荣誉奖，并被授予终身荣誉勋章。2003年9月18日，张鲁在石家庄逝世，享年86岁。